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

(1945—1980)



[日] 鹤见俊辅 著 张心言 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战后日本 大众文化史

(1945—1980)

[日] 鹤见俊辅 著
张心言 译

四川教育出版社

四川省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 21-2014-48 号

SENGO NIHON NO TAISHU BUNKASHI

by Shunsuke Tsurumi

© 1984 by Shunsuke Tsurumi

First published 1984 by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published 2016

by Sichuan Education Publishing House, Chengdu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proprietor c/o Iwanami Shoten, Publishers, Tokyo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1945-1980 / (日) 鹤见俊辅著；
张心言译。—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2016.4

ISBN 978-7-5408-6644-0

I. ①战… II. ①鹤… ②张… III. ①群众文化—文化史
—日本—1945~1980 IV. ①G249.313.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856 号

战后日本大众文化史 (1945-1980)

鹤见俊辅 著 张心言 译

责任编辑 穆戈 赵文

装帧设计 武韵

责任校对 史敏燕

责任印制 杨军 陈庆

出版发行 四川教育出版社

地 址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网 址 www.chuanjiaoshe.com

印 刷 四川福润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制 作 四川胜翔数码印务设计有限公司

版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规格 146mm×208mm

印 张 8

书 号 ISBN 978-7-5408-6644-0

定 价 2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联系调换。电话：(028) 86259359
营销电话：(028) 86259605 邮购电话：(028) 86259694
编辑部电话：(028) 86259381

目 录

占领——被迫接受的美式生活 / 001

占领和正义感 / 023

战后日本的漫画 / 051

曲艺场的艺术 / 084

构筑共通文化的故事 / 112

60年代后的流行歌曲 / 1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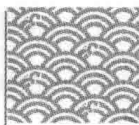
普通市民与市民运动 / 176

生活百象 / 202

旅行指南 / 229

后 记 / 247

占领——被迫接受的美式生活



1980年1月17日

1945年8月30日，联合国军最高司令麦克阿瑟元帅（1880—1964）在这对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天，意气风发地来到了日本。他根据战争最后阶段的航拍照片判断，日本国民貌似并未对其进行过激抵抗，因而感到无比安心。这种判断亦使他变得心胸宽阔。

众所周知，麦克阿瑟长期持有保守的政治思想。1932年的夏天，他遵照胡佛总统的命令，指挥装甲部队和步兵部队驱散了约5000人的游行队伍。此次游行的参加者是受到1929年经济危机严重冲击而不幸失业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老兵们，他们组织起了春季“军役补贴军团”（Bonus Army）游行至华盛顿，自行搭建简易小屋作为栖身之所。此次长途跋涉的目的，是希望政府满足他们提前支取一笔应得抚恤金的要求。

最初，“军役补贴军团”的人数在 11000 人左右。胡佛总统征得议会同意，承诺将下拨十万美元，这一举措使“军团”人数减少到约 5000 人，而余下的游行者在搭建的简易小屋中继续监视联邦政府的动向。于是，在接下来彻底驱散“军役补贴军团”剩余游行者的行动中，麦克阿瑟一举成名。这一事件发生时正值罗斯福击败胡佛当选美国总统并承诺施行新政之时。

正是在新政时期培养出的部下的陪同下，麦克阿瑟来到了日本。在对待其下属将校时，麦克阿瑟怀有一种自然而然的军人情感，这些人均是听从自己的指挥从菲律宾诸岛一路进军北上的同伴。不仅如此，其心境也因投身于绘制日本全新蓝图的工作而变得愈加宽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这些新政时期便坚信国家的经济和生活方式须随政府计划进行调整的部下们便更成为麦克阿瑟的得力助手。同时，这群幕僚的手下还有一批大学刚毕业或毕业仅数年的下士官为其所用。战后，调查尚不为美国所知的日本情状这一烦琐工作便大部分交由这批年轻人去完成。

该项工作的开展难度极大。当时，日本的城市已被战火焚为废墟，某些有用的文献资料均从原来的存放地转移至偏远的乡间城镇，光是找到它们就已经非常困难。不仅如此，在找寻知晓必要情报的关键人员时，又因其彼此间失去联系而使事情变得更加棘手。

这些年轻而又充满干劲的士官、下士官们，承担着两项艰

巨的工作，收集必要情报以及实现麦克阿瑟与幕僚共同制定的各项原则。而身居高位的最高司令官及其幕僚们，却没有时间细心推敲由部下作出的各种决断，只是一味给予支持，而忽略了来自日本政府高官、政治家以及财界人士这群在战败前能呼风唤雨之人的不满情绪。大致上讲，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可以说，这场战争改变了此前麦克阿瑟一人独断的政治局面。

在我看来，美国史和美国对日占领史两者间有一定时间上的差异。至少在美国占领日本初期，罗斯福总统自1933年起推行的有关强化行政职能的观念是存在于日本国内，或者更准确讲是存在于“日本国内的美国”中的。只是从一开始，麦克阿瑟的幕僚中便存在着反对阵营。

1940年，麦克阿瑟在菲律宾将日后的驻日盟军参谋二部部长查尔斯·A. 威洛比少将（1892—1972）收入麾下。威洛比所管理的部门，主要从事情报和谍报工作。事实上，他在这一公式化目标的掩盖下，暗中联络日本战前从事思想警察工作之人，收集战时反共思想情报。这些情报均是符合威洛比自身所持政治观点的。^①同时，他还收集与其政治思想相悖或相左的占领政府官员的有关情报，并将这些情报汇总送往美国下议

^① 美国陆军少将威洛比是一名有着“小希特勒”和“红色狩猎者”称号的极度反共军人。——译注



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中，为当时“猎赤”运动的领导者麦卡锡所用。

另一方面，在考特尼·惠特尼少将（1897—1969）的主持下，民政局得以设立。太平洋战争爆发前，惠特尼在菲律宾以律师职业谋生，承担麦克阿瑟的财务管理，1940年起开始从事军务，以陆军少将身份在菲律宾指挥抗日游击战。1943年，惠特尼被任命为太平洋方面美国陆军民政局局长，并于1945年8月和麦克阿瑟一同抵达日本。惠特尼与威洛比间多有龃龉^①，但这并不影响麦克阿瑟对他的信任和他们之间的友谊。惠特尼一生都忠于麦克阿瑟。

在民政局中，惠特尼之下由查尔斯·凯德斯（1906—1996）^②上校担任二把手。此人出生于美国纽约州纽堡市，康奈尔大学毕业后赴哈佛大学法学院学习，1931年开始在纽约从事律师行业。1933年起，凯德斯成为罗斯福新政时期重要成员、内务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手下一员。到了1942年，他正式从事军务，担任欧洲方面原德占地区的行政长官。1945年8月30日，凯德斯携带有关对日占领政策的文件从华盛顿

① 威洛比和惠特尼是麦克阿瑟在日本时的主要助手，两人的政见完全不同，威洛比与极右翼走得很近，而惠特尼则和左翼联系密切。——译注

② 本文写于1980年，此处查尔斯·凯德斯卒年为日文原书出版时所加。下文中涉及人物卒年在文章撰写时间之后的情况同此。——译注

出发前往日本。

包括前文提到的惠特尼在内，阿尔弗雷德·R. 哈希海军中校（1899—1964）、米洛·E. 劳威尔等人一同承担起了起草日本宪法草案的工作。这份宪法草案要求日本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力。凯德斯则积极推进农业改革、财阀解体^①、战时领导者革职等方面的工作。这一系列行动使威洛比深感憎恶，于是他曝光了凯德斯与鸟尾子爵夫人间的不伦情事，迫使其无法再在日本立足。不过，麦克阿瑟却并不因此而改变对凯德斯如同父子般的情谊，并将管理个人财产的工作交付于他。

军人出身的麦克阿瑟明确反对各种形式的共产主义，因此，他在针对苏联、中国共产党及共产主义中国的军事行动中采取了鹰派态度。同时，在对待美国国内政治方面，麦克阿瑟是一名保守主义者。不过，在对待日本问题上，作为位居天皇之上的最高行政责任人，麦克阿瑟一直采取积极推进改革的态度。他对日本所持意见，直观地体现在1951年离日后他在美国议会发表的演讲中。据麦克阿瑟所述，日本人的精神年龄仅为12岁。当日本报纸登载出这则演讲稿后，长期以来对其所展现出的善意态度报以完全信任的日本人彻底愤怒了。无疑，

① 财阀解体：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日本经济民主化政策的一环，占领军实施的解散财阀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解散控股公司、征购财阀家族所持有的股份等。——译注

麦克阿瑟对日本国民的确是怀抱善意的，但这种善意却是成年人对待 12 岁少男少女的那种长者一般的善意。

一开始，占领的时限问题并未得到明确。日本人普遍认为，被美国占领的日子将会无穷无尽地持续下去，正如不久前感觉战争结束之日遥遥无期一般。因此，日本人决定尽快让自己适应这场也许会天长日久的占领。

政府机构方面值得注意的一点是，日本原本的官僚机构被原封不动地保存了下来。只不过，官僚需在占领时期接受再次培训。这批接受了再训练的官员，成为日后 20 世纪 60 年代经济复苏时期日本政坛的掌舵者。如果查阅当时与占领军当局进行密切交往的官员名单，则可以发现不少 20 世纪 60 年代后执政党内阁中能力卓越的大臣。

这些官员此时大多已年逾不惑，但他们依然努力学习英语，并在占领时期掌握了用英语表达意见的能力。到了 20 世纪 60 年代，以日本几乎能与美国匹敌的强大经济力量作为背景，这些政客拥有了与美国官员进行平等交流的机会，此时的他们无需翻译便可直接对话，从而作出决断。在美国占领日本的最初几年，日本高等教育中外语教育可谓十分贫乏，这也造成日本官员中具备用英语或其他欧洲语言进行会话和书写能力之人为数极少。不仅如此，大正到昭和期间，日本官僚界还普遍存在一种迷信，那便是精通外语的官员无法晋升高位。这一迷信在占领时代中逐渐被打破，日本开始出现一批具备全新特

质的高级官员。甚至到 20 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高级官员身上依然留有占领时代的烙印。

与联军占领德国的形式不同，日本官员与占领军之间的亲密关系应归结于美国对日本采取的间接占领形式。日本投降后，美国政府起草对日政策，提出将在服务于占领目的范围内保留天皇和日本政府。但如果日本政府有违背美军占领目的的情形出现，或是直接进行单独行动，则要求更换该政府机关及其人员。这份在华盛顿起草的对日占领政策文本，充分显示了美国对日本采取的间接占领形式。

不过在实际操作中，最初美国依然采取了某些实质上是直接占领的行为。1945 年 9 月 3 日，麦克阿瑟指挥美军全面占领日本，并预先拟定施行军事统治的声明。这份声明由三项内容组成。第一，将由美国施行军事统治；第二，美国军事法庭取代日本法院；第三，在日本使用美军军票。这份声明的内容提前被日本内阁知晓，使东久迩宫首相内阁陷入一片混乱。

长期以来，日本政府都力图运用文字游戏减轻投降这一事实对日本民众造成的冲击。例如，在投降前后面向大众的报道中，“战败”一词是被小心避讳的，取而代之的是“终战”一词。同样，“占领”亦不被使用，代之以“进驻”。但是，若是如声明所言从今往后日本必须使用美军军票，即美元取代日元流通，那么这将会把战败和占领的事实深刻烙印在国民心中，日本政府也会随之陷入困境。毕竟，日本政府一直竭力设法捍

卫国体，并将在旷日持久的战争中战斗到底的光荣印象留给国民。另外，美国军事法庭取代日本法院等内容，对日本政府而言亦是十分不光彩之事。

东久迩宫首相决定派终战联络事务局长官冈崎胜男（1897—1965）深夜拜会麦克阿瑟。冈崎胜男到达麦克阿瑟下榻的横滨新格兰酒店时正值凌晨一点。他偷偷潜入酒店，来到高层人士居住的房间中，却错将那里的美国人认成了参谋长萨瑟兰少将，直到和他进行了十多分钟的英语对话后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虽然他最终见到了参谋长，但关于那份声明的电报早被送至日本国内各部队所在地，而该声明将于第二天发表一事亦已尽人皆知。不过，在拜会即将结束之时，萨瑟兰结合华盛顿方面下达的对日占领方针进行综合考虑后，认为冈崎胜男所言的确应该考虑，于是承诺将会撤销那份声明。

日本内阁在听闻冈崎带回的消息后依然难以安心，又再次委派外务大臣重光葵拜访麦克阿瑟。日本高官的这一系列行动均在当天深夜至黎明期间进行，几个小时里，内阁全员无人入睡。

对于投降和占领的事实，日语表述和英语表述间的差异并非仅仅来源于战争结束阶段日本官员想方设法的避讳之举，还来源于美国政府在占领日本一事上所采取的政策。虽然一部分美方高官已经察觉到这点，但占领军当局似乎并未对日本政府将“战败”“占领”等激烈措辞替换为多少带有欺瞒性质的

“终战”“进驻”等暧昧词汇提出反对意见。这一时期日本报纸杂志上刊登的有关战争感想，以及笔者本人阅读的各类论文中，均认为日本投降是无条件投降。虽然也有人认为此次投降是有条件投降，但这一观点并未大量出现在媒体报道中，因此也并没有在民众中造成多大影响。这大概也能说明当时占领军政府是接受无条件投降为正式说法的。然而，三十三年后，有关日本究竟是无条件投降还是有条件投降的争论登上了大众传媒的舞台。^[1]

占领时期建立起的日本官僚制度与美国官僚制度间的联系，并未改变战前、战时日本培养高级官员的机构，这些机构在战后得以完全保存。虽然日方依照占领军指令施行了教育制度改革，但高级官员的培养方式几乎没有发生任何实质性的变化。掌管教育的文部省原样保留，而统管战时警察政治的内务省则在占领军的命令下解体。

在与战前属于同一批官员运作的文部省的监督下，日本学校的金字塔体系得以存续。和战前一样，东京大学依然稳居塔顶。不仅如此，位居日本官员最高位者多出身东京大学法学部这一现象在战后仍然存在。同时，东京大学教师均由该校毕业生留任这一教师内部的培养方法亦不曾改变。也就是说，通过了这道门槛的高级官员们自步入东京大学法学部开始，便认识到自己是被选中的具备领导者资质之人，只要顺利通过资格考试任职，那么直到退休为止自己的地位都不会受到任何威胁，

甚至退休后还可以在公私合营的企业，抑或是与政府关系密切的民间企业中担任重要职位。不仅如此，除开战后很短一段期间外，他们还能取得长期执政的保守党议员席位，在在职官员的帮助下从外部参与政府政策立案。此时的在野党议员被自动排除在政策立案活动之外。

这样一来，在战败后的三十四年间，日本政府政策的连续性的核心，便在于东京大学法学部得以延续。统观战后日本史可以发现，内阁超出保守党和高级官员这一复合体范围的时期仅仅只有七个月，而这七个月正值美军占领时代，各种政策必须在美军制定的框架中进行，因此并未产生任何形式上的重大变化。

在日常生活中需要不断与占领军进行交涉的各省中年高级官员们，因为已位居较高政治地位，需要作出负责任的发言，而学会了使用与此前截然不同的新的政治语言。在战前和战时，日本使用的官方政治语言均坚持以历任天皇敕语^①中出现的语言形式及组成规则为基础、以国体观念为中心组织措辞。占领时代结束后，也有一些力图恢复这种古老政治语言的声音出现，但到目前为止尚未形成优势。占领时期的历届日本内阁，考虑到自身实力与位居天皇之上的占领军当局实力间的巨大差距，因而一直努力学习用美式民主主义政治语言进行政策

① 敕语：日本旧宪法下，天皇直接向国民发表的意见。——译注

表述。之后，在规模浩大的抗议游行浪潮冲击之下，战时内阁大臣岸信介担任总理大臣的时代终结，取而代之的新任总理大臣池田勇人，运用与国体论词汇和转换规则相去甚远的方式发表了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施政演讲。经济发展、国民生产总值、生活水平等新政治语言成了主流词汇。

这样的表现方式，也可以解释为占领时代之后日本经济帝国主义国策的新型政治语言的范本。同时，从占领时代开始至今，日本军事预算被压缩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以下这一事实也与该政治语言的登场有关。例如，当关乎日本经济命脉的石油补给线处于危险状态而需要作出派遣军舰进行守卫（这里指马六甲海峡）这种果决命令的场合，是否能用从前的政治语言进行顺利表述？在这里，战后和战前的差异起到了某种程度的作用。

仅从理论上讲，政府为了使有关舆论达成统一，而将维持目前令日本人感到满足的生活水平作为此番采取军事行动的根据。但明治以来持续近百年的国体论本位政治语言已随美军占领而瓦解，对于已经逐步习惯新经济本位政治语言的日本国民来说，使用新政治语言可以起到些微抑制战前军事体制复活的作用。而所谓维护“自由人民的国家美利坚合众国”这一政治目标，尚无法使日本国民从内心深处接受。

彻底清扫日本战前封建体制残余的改革于占领初期便已列入计划。到1947年2月1日，以麦克阿瑟结束日本共产党领导的大罢工为标志，美国对日占领的初期政策开始发生变化。

诸如审判战犯、战时领导者开除公职、废除思想警察、废止治安维持法、释放政治犯、财阀解体、农地改革、天皇发表人格宣言、起草放弃战争的宪法、妇女参政权、学校制度的“六三制”改革等内容，均是“二·一”大罢工前即已计划并着手推进的政策。

在这些改革中，财阀解体一项未取得显著成效。理应被解体的财阀在此后悉数卷土重来。农地改革方面，虽然并未涉及山林的所有权问题，却也很大程度地改变了日本农村的特征，甚至影响了战后日本人的感情。大多数变为小所有者的农民成了保守党的忠实支持者，这种状态一直延续至今。

关于推行开除战时领导者公职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将军国主义者和超国家主义者彻底排挤出政府、各产业以及大众传媒等领域的重要位置。1950年6月6日，这一法令被赋予不同解释，将其用于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全体委员身上，使其全员遭到罢免。至此，开除公职的伦理依据坍塌。^[2]

对共产党员进行的开除公职处置，与占领军方面发动的赤色整肃运动有关。最终，被划为共产党员或共产党支持者的共计20997人，他们失去了自己在政府、大众传媒机关或私营企业中的职位。此次赤色整肃运动始于1949年，止于1951年。大致上讲，即使是在赤色整肃中被误判为共产党员之人，最终也大多未能重回自己的工作岗位，提出诉讼并最终获胜得以保住自己职位的是极少数。不过，此次赤色整肃运动在大学校园

里遭到学生的强烈抵制，只有极少数人被殃及。1950年6月25日爆发的朝鲜战争使占领军改变了对日政策，开始朝着重整日本军备以及取消战时领导人罢免的方向发展。

朝鲜战争爆发后的两周内，日本军队在麦克阿瑟的命令下得以重建。这支军队最初被命名为警察预备队，后两度更名，但这种严格与“军队”一词划清界限的命名方式却一直延续至今。如今，我们不称政府武装为“陆军”或“海军”，而称其为“自卫队”。这一点，对日本政府迎合美国之愿，以缩小军队规模及减少军费等方式，限制军事规模过分扩张起到了帮助作用。

1948年6月，民政局的惠特尼少将提出，对战时领导者开除公职的处置应是长久的，且占领军当局认为未来的日本政府也应负责地执行有关对战时领导者做出的最终处置方案。该声明所提出的并非是新内容，而是《波茨坦公告》中具体条款的延续。然而仅一年后，美国政府自己便宣布此声明无效。《波茨坦公告》第六条的内容如下：

欺骗及错误领导日本人民使其妄欲征服世界者之
威权及势力，必须永久剔除。盖吾人坚持非将负责之
穷兵黩武主义驱出世界，则和平安全及正义之新秩序
势不可能。

此后两三年间，日本的旧势力重新集结。在美国政府的支